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

-作者：@玛丽莲梦六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

那个深夜追着殡车凄厉地喊着“妈妈”的人。

那个开着货车在高速路上流离失所没有归处的人。

那个坐着死去被家人抱住头等待殡葬车的人。

那个隔离在家中被饿死的人。

那个怀有身孕花了 20 万最终因无力承担而被放弃治疗的人。

那个怕传染给家人而给自己挖好坟偷偷上吊的人。

那个无处就医又怕传染妻小从桥上一跃而下自我了断的人。

那个 90 岁高龄为 60 多岁儿子排到一张床位而在医院守了五天五夜的人。

那个在求医院床位的微博下评论：“我家人刚过世了，空出一个床位，希望能帮到你”的人。

那个先是骂着求助者嚎丧影响心情随后又只能以同样方式呼救的人。

那个为求助而现学会用微博发了一句你好的人。

那个被盘查时用围巾捂住嘴，因买不到口罩而羞愧哭泣的人。

那个用橘子皮当口罩的人。

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家都死了只好孤身一人去民政局报到的人。

那个把抵工钱的口罩全部捐出去的人。

那个写下“安心赴死”“是时候奉献出自己”的人。

那个写下“能、明白”并印上红手印死了两次的人。

那个不眠不休建设完火神山医院返回村里，却被自己村人视为瘟神的人。

那个身患白血病需要去北京进行骨髓移植，却没有途径出城，痛到想要安乐死的人。

那个穿着寿衣打电话求一张床位未果，崩溃倒下的人。

那个因疫情做不了血液透析，在社区门口哀求无果跳楼自杀，自杀后6小时遗体才被拉走的人。

那个被派出所罚写100遍《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的人。

那个未戴口罩被扇巴掌扇出血的人。

那个喊着我饿啊我要饿死了，老婆孩子都在家挨饿，想必你们肚子是饱的吧的人。

那个以养蜂为生、因疫情导致蜜蜂无法转场最后自杀的人。

那个为了外出谋生，长途跋涉 13 天，徒步 700 多公里，睡桥洞睡草窝，打工的地方是煤矿人。

那个无处收治怕感染老婆孩子，写下遗书想将自己的遗体用于科学研究，愿天下人不再受病痛折磨，而后留下钥匙和手机离家出走，最后死在回老家途中的人。

那个写下“死后遗体捐给国家。我老婆呢？”的人。

那个因为封城禁车只好背着妈妈四处问诊，一路走了三个小时的人。

那个把刚出生的孩子托付给医院，写下“生孩子已花光仅有的积蓄，走投无路流落至此”的人。

那个为了出门买肉，从 10 楼爬下来的人。

那个守着爷爷的尸体过了 5 天，并给爷爷盖上被子的孩子。

那个重症被治愈后回家发现家人都去世了，在楼顶上吊自杀了。

那个 60 多岁独自一人承担派出所 60 多个警察的采购、洗菜、做菜、洗碗、打扫厨房，最后累到在走廊里哭的人。

那个在武汉街头流浪了 20 多天，头发白了一半的人。

那个没钱买手机上网课，而将妈妈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一把吞下的人。

那个 25 岁从央视辞职，在最危险的时候去武汉直播，对着门外将要把他带走的人，背诵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的人。

那个在领导检查时，在楼上大喊“都是假的”的人。

那个从坍塌的泉州酒店救出三个孩子尸体后大哭的人。

那个写下 60 篇封城日记，被封号数次，被群氓围殴谩骂的人。

那个只有七八岁懵懂跟随大人队伍里为父母领取骨灰的人。

那个苦口婆心有理有据给政府公务人员打电话说病毒要防、人也要吃饭，最后轻轻叹了口气的人。

那个深受病人爱戴，因戴口罩而被医院训斥，后感染病毒死去的人。

那个说出“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的人。